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郁达夫作品新编

郁
達
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郁达夫作品新编

李
今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作品新编/郁达夫著;李今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新编丛书)

ISBN 978-7-02-008138-7

I. ①郁… II. ②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
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469 号

责任编辑:陈建宾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138-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郁达夫的名字是和《沉沦》，和五四新文学联系在一起的。虽然鲁迅的《狂人日记》被称作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但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却占得第一部白话小说集的头筹。

曾有人将五四时代概括为“是苦闷的时代，是激动的时代，是抗争的时代，是呐喊的时代”，认为“我们现在文坛绝少有客观的作品”，因而大声疾呼“我们现在要毫不客气地把我们胸中所有思想感情等等一切都叫喊出来”，“喊叫，低诉，呻吟，嘲骂：这是时代对于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应该投掷于时代的礼物”。如此看来，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郁达夫的《沉沦》，正分别代表了“呐喊”“热骂”和“哀怨”“呻吟”这两种时代的主调，而且他们不约而同都以激烈到病态的情感，将时代的这两个最强音表达到极致。

鲁迅的巨大成就当然非郁达夫所能比肩，更为关键的是，与鲁迅作为新文学奠基者的伟大正面形象相比，郁达夫惊世骇俗地表现性苦闷性变态，充满自怜自悼的感伤小说，使他成为备受攻击的颓废者而引人注目。吊诡的是，正因为他的坦诚和真率，他有意为之的“沉沦”姿态，又使他成为五四文学的另类典型代表，成为表现“青年的现代的苦闷”

的新文学作家。

郁达夫是以其个性矗立于五四文坛的。他不仅专门著文,将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促生的新意义”定位为“自我的发见”“个人的发见”,更在新文学观、新文体、新文学家身份诸方面的建构上,把这一精神贯彻落实,并坚持守护了一生。不管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他都最大限度地实践了他最“偏爱”的这一价值信念,把此一运动最具有思想冲击力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成为五四新文学中最纯粹,也最偏至的“自我的发见”精神的象征。

作为“自信为人类中的有思想者的我”,郁达夫一再声称他对于文学的态度,即使人家要笑他,他也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因而,主张“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要“以真率的态度,来测文艺的高低”,“虚伪”是作家最大的罪恶。他所追求的就是:以自己的“血肉精灵”,“赤裸裸”地表现作者“全人格”的作品。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和“偏爱”,郁达夫说他“在暇时翻阅旁人的著作的时候,最喜欢读的,是他的日记,其次是他的书简,最后才读他的散文或韵文的作品”。为此,他一反近代以来,将小说看作文学“最上乘”的新见,而推崇个人文体,认为“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书简文体则因是“日记体的延长”被他赋予同一价值。而在具有影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他更进一步将散文的现代性之最大特征综括为:“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体,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的散文比过去“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一向作为虚构文体的小说,在他看来也同样“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而在他小说中总可以发现一个人物,包括古人,成为作者的化身。甚

至于评论,郁达夫也谆谆教导,“以常常是很有用的传记的方法来详论它们”,才是“唯一的大道”。

郁达夫是最大限度地将虚构和纪实文体统一为一体的作者,读者也是最大限度地将作者本人及其生活与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合而为一。我们完全可以把他说现代作家散文集的话,用来说他自己:只消把他的文集一翻,则他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眼前。当然,显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郁达夫形象,肯定是不同的。作为这本郁达夫选集的编选者,我深知选编即是改写。即使如此,我仍然希望我的选本不仅能够贴近作者想留给世人的形象,也能够反映我对作者的理解和想象。

长期以来,郁达夫都因《沉沦》而被定格为颓废者,实际上,作者本人早就将这一类作品斥之为“弃之可惜,存之可羞”的“鸡肋”,看作是自己青春期“神经病时代”的产物。当然不必把作者的自谦之辞过于当真,不过从艺术性来讲,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倒的确未必是最好的。由于篇幅所限,我在保留名篇的同时,也不得不割舍某些虽著名、但今天读来已不甚欣赏的小说和散文。坦白地说,我最偏爱的还是郁达夫所偏爱的那些有着“静止如水似的遁世精神”的作品,无论是诗、小说还是散文,都隐约闪烁了些许,作者所追求的“渔洋山人的神韵,晚唐与元诗的艳丽,六朝的潇洒”之艺术境界。

郁达夫虽然以小说著称,但实际上他少时即因诗而负才名,郭沫若曾说1914年在日本东京和郁达夫同班同学时,就知道他作旧体诗词“已经做到了可以称为‘行家’或者方家的地步”。不仅郭沫若,还有不少文人艺术家都推崇郁达夫的格律诗“实在比他的小说或者散文还好”。因此,我尽可能多地选录了郁达夫的一些优秀的旧体诗作品。

最后选取的日记和书信可反映郁达夫对自己所推重的个人文体的书写,大都与他和王映霞,无论相好,还是分手都轰动一时的恋情有关。毕竟爱欲之情,人生所要经历的恋爱,性欲,结婚这三重难关,都被郁达夫看作是“种种的情欲中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力量,是“我们人类的宿命的三种死的循环舞蹈”,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都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倾情跳动。

鉴于郁达夫本人的生活和文学观及其创作的高度统一,我曾想打破文类,按时间顺序编排,以显示郁达夫一生为文,文人一生的精彩业绩,但丛书的统一体例,使我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相信读者从中仍然可以读出郁达夫为自己,也为时代所做的忠实记录,一个强调“弱者的人格”,固执到死都在坚守“弱者的强处”,“自我的完成”的郁达夫。

最后我要感谢王培元兄的策划和邀约,感谢陈建宾的细心编辑,方锡德老师为我提供了电子版《达夫全集》,还有罗文军、屠毅力、张婷和徐德霞帮我做的校勘。

李 今

2010年7月

目 录

前言	李 今 001
----------	---------

小 说

银灰色的死	001
沉沦	016
采石矶	053
茑萝行	072
春风沉醉的晚上	088
薄奠	103
迟桂花	115

散 文

还乡记	146
零余者	168
北国的微音	175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180
一个人在途上	186

灯蛾埋葬之夜	193
志摩在回忆里	199
钓台的春昼	205
光慈的晚年	213
故都的秋	218
超山的梅花	222
花坞	227
扬州旧梦寄语堂	230
记曾孟朴先生	237
王二南先生传	241
江南的冬景	250
记风雨茅庐	254
雪夜	
——自传之一章	257
北平的四季	262
日本的文化生活	268
回忆鲁迅	273
“文人”	295

文 论

艺术与国家	298
日记文学	304
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	311
清新的小品文字	313

谈诗	316
写作的经验	320

序 跋

《沉沦》自序	323
《鸡肋集》题辞	325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过去集》代序	328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334
再谈日记	
——《达夫日记集》代序	357

诗

自述诗十八首(有序)	363
客感	368
过小金井川看樱,值微雨,醉后作	369
丙辰元旦感赋	370
犬山堤小步见樱花未开口占两绝	371
出晴雪园赋寄石埭(四首)	372
梅雨连朝不霁,昨过溪南,见秧已长矣(二首)	373
有怀碧岑长嫂却寄	374
寄养吾二兄	375
梦醒枕上作	376
过临平	377

客感寄某两首	378
晓发东京	379
己未元日	380
雪	381
赠梅儿	382
题春江第一楼壁	383
无题效李商隐体(两首)	384
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	
悲佳人之薄命,嗟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	385
钓台题壁	386

书信 日记

致郁曼陀、陈碧岑(1916年1月9日)	387
致郁曼陀(1918年春假后)	390
致王映霞(1927年)	391
致王映霞(1927年3月16日)	396
致易君左(1938年8月3日)	398
新生日记(1927年2月17日—4月2日)	400

小 说

银灰色的死

上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些年终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活气似的,楼上的门窗,还紧紧的闭在那里,可是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

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

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

他开了半只眼睛，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正重垒在 X 字的上面。开了口，打了一个呵欠，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仍旧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听着隔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他才跳出了被来。胡乱地穿好了衣服，跑下楼来，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跑出外面去了。

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每昼夜颠倒的，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也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了。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出了图书馆。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

才走出来,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变得昏乱而不清。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万户千门,都寂寂的闭在那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静的电车线路上,电柱上,电线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背靠着了铁栏杆,他尽在那里看月亮。看了一会,他那一双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去年夏天,他结婚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的,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立在山中的平原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谁都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出来,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有几点人家,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有一天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因为天气热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又从床上爬了起来,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灯火已经吹灭了,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在藤椅上坐下之后,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定睛一看,他觉得她的脸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看了一会,他心里害怕起来,就不知不觉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去。

“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

“轻些儿吧,快三更了,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别惊醒了他们。”

“我问你,唉,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色都没有的呢?”

“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

听了她这一句话,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忽然伸了两手,把她紧紧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他觉得她的眼睛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暗泣了许久,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望望窗外,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抬头看看天,苍苍的天空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浮在那里。

“你看那天河。……”

“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就是象征我的星宿罢。”

“是什么星?”

“织女星。”

说到这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他又眼望着那一颗小小的星,低声的对她说:

“我明年未必能回来,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他的眼泪更连续续的流了下来。他的眼睛里,忽然看见一条溪水来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一双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线,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摇了一摇头,便自言自语的说: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个电报,总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总也是真的。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还在那

里叫我的名字。”

一边流泪，一边他就站起来走，他的酒已经醒了，所以他觉得有点寒冷。到了这深更半夜，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似的寓里去。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他住的楼上，也没有火钵，也没有生气，总只有几本旧书，横摊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到上野火车站去的路。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车室里，有红红的火炉生在那里；他上火车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取暖，坐待天明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车站，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进了车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只看见两排电灯，在那里黄黄的放光。卖票房里，坐着了二三个女事务员，在那里打呵欠。进了二等待车室，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远远的有几声机关车的车轮声传了过来。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等了一会，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车站上忽然热闹了起来，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混作了一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跟了一群旅客，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出了车站，他仰起头来一看，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有无数星辰，在那里微动；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他觉得有点冷得难耐的样子。月亮已经下山了。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拉了车慢慢的在那里行走，各店家的门灯，都像倦了似的还在那里放光。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时候，他忽然长叹了一声。朦胧的灯影里，息息索索的飞了几张黄叶下来，四边的枯树都好像活了起来的样子，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静静儿的听了一会，他觉得两边并没有动静，只有那工人的车轮声，同在梦里似的，断断续续的打动了他的耳膜里来，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

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只见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中间。两行灯火，好像还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他到家睡下的时候，东方早已经灰白了。

中

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的好天气，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双破皮鞋，就跑出到了外面。

在蓝苍的天盖下，在和软的阳光里，无头无脑的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他才觉得饥饿了起来。身边摸摸看，他的皮包里，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半月前头，他看看身边的物件，都已卖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当入当铺里去。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只质了一百六十元钱，用不上半个月，如今也只有五元钱了。

“亡妻呀亡妻，你饶了我吧！”

他凄凉了一阵，羞愧了一阵，终究还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紧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哩咕噜的响。他算算看这五元余钱，断不能到上等的酒馆里去吃一个醉饱。所以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

那一家酒家，开设在植物园的近边，主人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寡妇，当炉的就是那老寡妇的女儿，名叫静儿。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识是什么理由，使得见过她一面的人，总忘她不了。并且静儿的性质也和善得非常，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装着笑脸的。她们那里，因为客人不多，所以并没有厨子。静儿的母亲，从前也在西洋菜馆里当过炉